

申鑒五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南書館藏明文始堂本

申鑒注序

班史載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今觀其著述采掇于傳中者其論甚美蓋信乎其然也荀悅作申鑒范史亦稱悅通見政體掇其篇首數百言見之其傳且謂其所爲漢紀論辨多美今仲豫書具在也然則仲豫亦長沙之流亞乎誼言當方興有道之朝雖爲庸臣所害而不害其畧施行矣悅言適垂盡無用之世有如昔人切於世事者乎上雖善之奚益悅辟曹操府與從弟或北海孔融同侍講中禁獻替間莫能直遂融或前後死賊手勢益孤是書之作如之何其敢及也於戲正色抗情者生不足樂文舉之被戮無美仲豫之生功申運改者死抱餘恨仲豫之幸存未必不如文若之死士有經世志畧孰不願得所天而事之顧所遭何如所自爲處何如耳悅於所遭與誼異所自處異乎融暨或矣吳郡黃君勉之爲申鑒注其真有所感

如跋君注者之所云乎君青年博學精義理工文詞凡古今載籍奇踪賸舉胡乃屑注是書吾固知其有所感而爲也悅是書視賈誼新書大抵相類皆欲以經世者太傳五十八篇予嘗手加編次訂正至訛誤處不敢不闕其疑是五篇者宋尤袤刻實江西漕臺時已云其簡編脫繆字畫差舛君茲所注得微其本歟有功仲豫多矣幸併予所疑於太傳書者補其闕焉亦二子身後之一遭也嘉靖乙酉十一月冬至日柳燕泉何孟春子元父序

申鑒注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贊操府與孔融及弟或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免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酈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襟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

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

天朝尚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

冬十月既望光祿大夫柱國少傳兼

太子太傳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

王鏊序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爲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辟於操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或適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拾漢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爲申鑒五篇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纂業日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然保首領以沒者良以融頗寓書規操而操軍國之事必籌於或由此戾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子誠若有愧然立漢庭十二年清虛沈靜未嘗效一言於操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遂爲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簡藏之雖不能

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深詞奧義譌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而正焉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吳郡黃省曾序

申鑒卷第一

吳郡黃省曾注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與輔弼之臣所治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汗時亦惟荒圯湮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亦惟荒圯湮也治荒荒謂之亂猶治汗謂之汗時亦惟荒圯湮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古茂德也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引易繫辭文以見人道惟在仁義為政者當申重之也陰陽以統其精氣天所成象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此三才之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教者德法者陰之符也刑者政仁也者慈也

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泄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善惡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洪範大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恭從明聰睿所謂文備也百工惟釐百工惟釐庶績咸熙成與曰允釐百工庶績百工惟釐庶績咸熙成與曰允釐百工庶績天作道皇作極洪範大五曰建用極極也臣作輔民作基輔助也惟先詰古哲詰通用寅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致治者字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儻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儻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按漢書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主不得守鮮克有終者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
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
患此為私放奢所以為患而當先屏也按當
時如董卓鳴鐘鼓如洛以逐君側之意為
名而實有異志後則劫帝長安欲事成雄據
天下為其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衆睡毗之
誅死私故當時法令苛刻受刑者衆更相被
誅宛死私故當時法令苛刻受刑者衆更相被
華車瓜畫兩輻放莫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衆睡毗之
與長安城垣積穀為三十年儲珠玉錦綺奇
玩雜物皆山崇阜積奢其有甚焉者繼而惟
言為興農桑以養其生按漢書內成風故悅
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
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
以罪老子曰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觀漢
書作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
焉無死之樂何由立故在上者先豐民財
無生之樂何由立故在上者先豐民財
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月令孟春之
天子親戴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問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又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
中婦卿采桑養蠶曰天子為籍千畝是而朱紘
躬乘耒耜侯為籍百畝是而青紘躬乘耒以
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者天子諸侯必公
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棟橢而

外人聞之及大駭之朝君皮弁率領卜三官之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禁於室奉饗浴于
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至漢文帝嘗此
籍田而漢制皇后亦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此
農桑也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
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一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
治按漢書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
則儀道以定好惡按漢書作審善惡要於一
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罪功
事驗事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
之謂也物無不切按漢書善無不顯功得其惡無不
彰罪得其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
章情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
章情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
章情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
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按漢書感
作回字
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
謁無所聽行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
謂正俗此政之當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謂正俗此政之當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俗本誤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俗本誤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

按漢書其刑也在治手曰格在足曰桎重者鞭
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
桎梏下罪桎梏拲而桎中罪
官刑作教刑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
遠君小人不思刑況於辱乎
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
子之塗是謂章化
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
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
必有武備以戒不虞易曰君子以除
虐詩民勞曰式遏寇安居則寄之內政國公
曰國安矣若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
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
器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難以速得志矣
可以寄政桓公曰天下諸侯則難以速得志矣
治政以寄軍令若昭解曰內政國政也因有事
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崇者四也賞罰政之
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
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

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按漢書作也罰
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人則善
無所勸而為罰不懲謂之縱惡
善者止矣為罰不懲謂之縱惡惡無所懲而
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
則國治矣按漢書作是謂統法此政之當
患既蠲五政既按漢書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老子曰天網恢恢無為
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
事無不肅而治按漢書此下有垂拱揖遜按
書作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也
惟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
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
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
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唐虞注賢謂有德行者
曰不知二曰不進有知而不三曰不任有進
能任四曰不終有任而不五曰以小怨棄大
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

八日以奸許傷忠正九日以邪說亂正度十
日以讒嫉廢賢能賢能所以不遇不任不遇不任
奸許邪說讒嫉廢賢能賢能所以不遇不任不遇不任
而巳故歷言之以足十難是謂十難十難不
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日治二曰衰三曰弱
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

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僚僚百僚也書卑陶和而
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皆

僚此治國之風也如唐虞三代盛時禮俗不
一教化不治位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

論語曰天下有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
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萬民離散不安其此

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
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

法不定政多門于不統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
博以僂為高以濫為通逾禮謂之劬守法謂

之固以僂為高以濫為通逾禮謂之劬守法謂
為密以字法者為執此荒國之風也以苛

為密以字法者為執此荒國之風也以苛

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踈內外相蒙相互
小臣爭寵大臣爭權當時如進讓相謀也
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臣無納忠婦
言用房闕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

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繁

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死者不可以
生刑者不可以復漢文十三年齊大舍今

可復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以
之刑也官師以成之周禮士各職士各職

其法以議其訟訟于朝士各職士各職

之也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

左其後面三槐三公位侯伯子男大夫位焉

左其後面三槐三公位侯伯子男大夫位焉

左其後面三槐三公位侯伯子男大夫位焉

之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朝市
以共之朝市如明恤以適市而刑殺之所謂
朝市以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刑之
共之也

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緩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

德三曰勸功四曰褒化五曰

權計六曰無赦七曰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

是族焉刑茲無赦族也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備令

夜以安身

念所上有師傳保成王作周公立太師太傅太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公蓋參天子生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下有謀

臣大有作則字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

取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有交上下

志同也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

天下之本在家庭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

四表定矣身備東青而左右四表四方也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孟子曰中約而有一言

而可常行者恕也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

總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

孟子曰強恕而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

行求仁莫近焉仁義而天下是謂不思而得

根萬化存焉爾仁義而天下是謂不思而得

不為而成執之臂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備一也豐約

勞佚各有其制言上下情無不同其貴豐上

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

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書曰元首明

民為手足足言一體下有憂民則上不盡

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

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下民憂而上盡樂

所謂徒跣而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

美道五穀之類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

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

損禮闕年凶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

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

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費出則官

耗府庫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

無節是謂傷義義謂使私惠則下虛望而無

準是謂傷正正謂賜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

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

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聲平治曰不去

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金流水升故

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說文曰冶消也又爐鑄

匠治又鑄踊水之機可使無降莊子曰蚩尤造

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而視之曰寡而見功

木為機後重前輕若抽數如沃善立教

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

趨凡常也善立教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

雖巨跖弗敢掇也利在前則畏而止

名曰盜盜竊幸九千人橫行天下善立

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

同功善立法者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泗

上也泗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不既

乘舟又不能溺則必溺矢以知能治民者泗

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

民之情謂之荒能上無道德次無智曰然則如

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為之界

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

可使無情欲也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

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

上既正則民今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

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

餘奪下之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

怨之本也不惟不能禁人而民怨集矣

理之源斯絕矣其源也者自上御下猶夫
釣者焉隱於手按手字當應於鈞則可以得
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
馬口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
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
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急急驅之緩緩驅之皆
喻即其所謂小人之情非所以擊雞也悅之取
驕驕則志急則怨怨則神亂方其北也遽要
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
北迫則飛疎則放過南過北飛放者志閑則
比之比近也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驚則食之
食之則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比之食之不
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
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即悅所謂君降是
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
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
不得不得巧詐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
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
憂如帝堯存心天下如志窮民一民曰我
憂如帝堯存心天下如志窮民一民曰我
之是天下以聖王為樂如帝堯之世天下
也我樂之凡主以天下為樂如帝堯之世天下
壤立我樂之凡主以天下為樂如帝堯之世天下
於康衢是已凡主以天下為樂
以康衢是已凡主以天下為樂
山補林酒池糟塢天下以凡主為憂
以康衢是已凡主以天下為樂
汝昔亡是已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
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而樂申天下之樂
故樂亦報之民樂則聖王屈天下之憂故憂
亦及之民憂則凡主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
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達道於天下二曰
貴者此也所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
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不隆欲
非位不厭非位不報治世之位直位也衰
來世之所貴者此也
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
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
順三曰道順此下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
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亂順三曰

十二字順二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
生當作則體苟順則逆節不順矣則心亂苟順則
逆忠不順矣則職事苟順則逆道不順矣則道高
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祿
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
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黜陟降也陟升進
陟幽明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
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易繫辭文輕則
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
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
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
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者
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實亂矣守
尚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謀施之則實亂矣守
實者益榮求已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
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吳郡黃省曾注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
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
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
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
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
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
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
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
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
十九曰復外內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八遷始居亳自契至湯
庚五遷乃涉河南復湯故居行湯之政以化
具貝玉總貨實爲戒乃革奢卽約之類以化
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
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
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

靜殿自中丁以來廢通而更立諸弟子或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故秦之時不同山民樸

市民玩處也故漢之時不同桀紂不易民而

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故紂湯武之政不

皇民寡寡斯敦三皇之時蒸庶鮮少皇治純

純斯清三皇之治無為而化奚惟性不求無

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

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

妖偽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

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亂之言崇聖典則

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

事業脩矣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

誰毀誰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孔子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賢能之虛實猶概量以效舉者試其事處斯

職者考其績省績察職賞罰夫實以惡反之

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

盜況尺乎不可惡細夫事驗必若上田之張

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隱若

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未子日舟

陸不可信者前善之不可為也故有事考功有

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明考試也

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公師傳

保也卿謂六卿家宰至司空也謂郡守治

其郡秩二千石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小能其職

卒秩比二千石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小能其職

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小能其職

以極登於大故下各本誤位競下位競修其

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則上位慎

矣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折足履公鍊其

形屋凶此言大臣廢壞國若夫千里之任不

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

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

懲懲也郡二千石不拘為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

賞官以寵戰士大司農陳軫經用賦稅既

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
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武
有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
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按茂
衛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遠士五級曰閑與
六級曰乘譯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
曰執戎十級曰百夫十一級曰軍衛此
武帝所制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
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齊將司馬穆
卷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古者
教拔治兵遂以蒐田中夏教養舍遠以苗田中
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遠以狩田中
周禮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校校俗本設作
射擊俱掌宿衛兵所謂大驚商簿五技在前
是也大統於太尉武爵連官金印紫綬掌武事
建武二十七年復馬太尉之號既周時務禮亦
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
珍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孔子曰以不教民
四時于田所以教備此一
官所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
官掌監察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
監三輔郡國察之事凡九錄監者二歲更之

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衛
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
察監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
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
川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元初元年以
乃更置刺史收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
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刺史建武十八年
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刺史建武十八年
行所部錄囚徒考最初歲盡諸京師奏事
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為外臺靈帝中平五年
改刺史為州牧是時天下方亂多自曰時制
而已三制隨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
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
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
今郡縣無常侯之世位諸權輕不固不若古諸
存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之牧不若古諸
民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
察御史斯可也愈於州牧若權時之宜則異
論也此一首所謂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
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
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生刑也而改

爲棄市則極死矣斯則自古肉刑之除也斬
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
下今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
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劓者劓
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止者答
自告及吏受賂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
已論命復有答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答五百三
百率多死至景帝更定筭令此言肉刑極死
生刑而死者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或先
先刑後德刑教不行勢極也常典不行教初
隨時所宜刑教不行勢極也
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創始欲民易教化之
隆莫不與行然後責備漸而備刑法之定莫
不避罪然後求密漸而密未可以備謂之虛
教教化未隆民不與行而未可以密謂之峻
刑刑法未定民不避罪而虛教傷化峻刑害
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
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未可以備而
違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
罪也故謂之害民未可以犯而求莫不與行

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民行
備而不違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
後刑密此民知罪則法密而不犯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
則人將傳法事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
殺亂滋生矣夫避而報者無罪所謂有縱有禁
有生有殺生避而報者無罪所謂有縱有禁
之以義據禮經而天斷之以法殺人有死是謂
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
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
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凡禮
難父之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
外從父之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
之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州千
與之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州
國之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州
之則死此古復讎之科也又禮記曰父之讎
弗與共戴天又子復讎於孔子曰居父與母
同國又子復讎於孔子曰居父與母之讎如
何夫子曰不與兵而國曰請命居昆弟之讎
諸市朝不與兵而國曰請命居昆弟之讎如
之何曰請命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請命居
闔閭之讎如之何曰請命居昆弟之讎如之
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州弗避而報者無罪
未避之而已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後則有

王禁在焉故 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
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
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為弗避此一首所謂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孟子詩見周禮漢之祿
也輕漢制祿秩自中二千夫祿必稱位一物
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
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漢白者實食
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
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愈增之宜矣或曰今祿
如何今謂祿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
澹古時字給也即漢書猶未足以清其欲
相贈也參必也正貪祿吏省閑冗官美與
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
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已是專地也仲
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攻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什伯貧者士主
之地又頗川澤之地管山林之饒荒澤越
之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強難卒行宜少近
古限民各田以庸不足至哀帝時師丹建言

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數鉅萬而貧弱愈困
王列侯皆得丞相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頃
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
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或曰復井田與曰否
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或曰復井田與曰否
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之典而井田廢久
所可非行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
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俟制度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太公為周立九府
重以銖至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
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萬萬餘王莽居
攝政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一銖文曰
錢五銖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
莽即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
品而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
扶五銖錢者為賊與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
與之制更始便於民久矣曰今廢如之何獻
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曰海內既平行之
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而巳此制既復曰錢散矣京畿句一作虛矣其
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
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散曰虛
銖用之錢皆言五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
銖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